

戒子通錄

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錄卷三

宋 劉清之 撰

幼訓

王褒

臨沂人周小司空著幼訓以戒諸子其一章云

按褒字子深周武帝保

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陶士行曰昔大禹不恡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
武士何不馬射若乃元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
其墻仞門無糝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
也 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升堂也 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

戒進退修焉俯仰觀焉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吾自幼學不墜斯業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曾子告子言

參字子與魯人疾病告曾元曾華凡三章

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鱉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殆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史鱮

字子魚衛靈公臣且死謂其子曰靈公徃甲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寤衛國以治

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禮足矣

司馬談

談漢太史令夏陽人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執子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
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
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
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
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
念哉

何曾

字穎考陽夏人晉司徒嘗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

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
唯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後嗣其殆乎此吾
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身孫輩必遇亂亡

殷仲堪

陳郡人晉荊州刺史性真素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

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
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謝僑

字國美父元大任梁侍中

僑素貧嘗一日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劉贊

魏州人父玘為縣令按贊後唐
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
食食贊於林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
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官
至中書舍人

疏廣告兄子言

字仲翁東漢人漢太子太傅兄子
受字公子為少傅廣告之受叩頭

曰從大人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孔臧戒子書

子順之後安國之從兄事漢孝武告子琳書按臧孔子十一代孫嗣封

藁侯為太常

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

按孔叢子作講肄學傳

孜孜晝夜

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

多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
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
佳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
臣似道家言姑存之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
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鄭元

字康成北海人漢獻帝時嘗
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
之都徃來幽并究豫之役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
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
覩祕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閤
尹擅勢坐禁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
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
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
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
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榮
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
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

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令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劉向

字子政彭城人漢成帝臣

汝有何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

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
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
戲跛蹇之客故被鞶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
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晉
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司馬徽

後漢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
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王修

字叔治北海人
魏奉常戒子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成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謹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王昶

字文舒魏司空名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皆依謙實以見意遂

書以
戒之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助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

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感常時之譽昧目前之列故也 夫富貴聲名人情

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

按魏志王昶傳此下尚有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

教履道家之言故共十九字

以元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戒俯仰察焉用無
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
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
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燮對秦客而武子擊
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
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凌人掩人者人亦掩之凌人者
人亦凌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
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

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
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
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
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
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
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
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
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

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繇
山雖可以激貪礪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
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
學於師友 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
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
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
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
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

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
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
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誇怯而義
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
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
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

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諸葛亮家戒

字孔明瑯琊人蜀漢丞相
戒子書與子疏凡三章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
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
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
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
云每得來疏書尚麤拙豈修之不勤而量之有限耶
又云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

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
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
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
不免於下流矣

羊祜

字叔子泰山人晉征南大將軍無子詔以兄子暨暨弟伊伊弟篇為祜後戒書出歐陽詢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
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
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

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
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
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
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
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
父教各諷誦之

商裒

晉人 按商裒即殷裒宋人避諱所改也曾為滎陽令有惠政

天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

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戒此道之
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弗
父何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
若虛也况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
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
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
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
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司馬越

晉東海王以王承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
儀型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
師之

李嵩

字元盛隴西人晉涼武昭王遷于酒泉手令戒其諸子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
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
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攬轡百慮

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
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
吾勅戒所盡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
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
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憎惡而
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
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

按晉書
作忠臣

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

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

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

御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

按晉書作億必

以示

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

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

禮承敬謙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

之暇究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

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

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廻

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
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讎夕委心
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
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
無愧於前志也

陳顯達

宋孝武世以軍主歷驅使南齊遷都督江
州諸軍事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愧懼

之色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
郢府主簿過九江戒之按顯達南彭城人

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塵尾蠅拂是王謝

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焚之

王僧虔

琅琊人仕齊為儀同
宋世嘗有書戒子

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
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
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
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况吾不
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
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亦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胃懷

徐勉戒子書

字修仁東海人梁武帝臣戒其子崧其略曰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未嘗經營薄躬遭逢遂至今日仰藉門風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播

甄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聞汝所買湖田甚為烏鹵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又復應需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輯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

王筠

字元禮瑯琊人仕梁為太子詹事與諸子論家門集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李恕

唐中宗時縣令以崔氏女儀戒不及男顏氏家訓訓遺於女遂著戒子拾遺十八篇兼教

男女令新婦子孫人寫一通用為鑒戒云

男子六歲教之方名七歲讀論語孝經八歲誦爾雅離

騷十歲出就師傅居宿於外十一專習兩經志學之年
足堪賓貢平翼二子即是其人夫何異哉積勤所致耳
擢第之後勿棄光陰三四年間屏絕人事講論經籍爰
迄史傳並當諳憶悉令上口洎乎弱冠博綜古今仁孝
忠貞溫恭謙順器惟瑚璉材堪廊廟如或出身之後怠
而自逸被服綺羅弄姿顧影朝遊酒肆暮宿倡樓雖則
生之不如適死若狔犬耳奚足惜哉 居九品之中處
百僚之下清勤自勗平真無虧事長官以忠誠接僚友

以謙敬言思乃出行思乃動勿輒有毀譽勿輕論得失
格式律令為政之隄防一牽吏役動遵憲綱與奪割
斷必須理愜條章喜怒刑名豈可率由胷臆枷杖樣式
著於令文準令而行足堪市恥勿奮威怒羸杖大枷肆
一朝之忿取終身之敗 申上移牒言唯謹爾署必真
書慎勿侮弄刀筆譏玩朋僚若犯要司敗不旋踵若輕
同類怨豈在明位下處卑觸塗防謹部內士人虛心接
引鄉中耆望以禮承迎若恣心縱罵輕出莠言罵父子

怨罵兄弟怨既為怨府亦謂深讎劉寬不呵童僕嗣宗
口不臧否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勉
之勉之縣有長官職宣風化丞尉卑末無勞廣為若
乃斥強健壓雄豪奮下車之威鈞高明之譽指揮一縣
專擅六曹識者寒心旁觀啓齒但能正身範物修己安
人不與典吏交言不在公庭妄笑立無偏倚坐必正方
人自懷之畏之矣汝輩後生始從卑仕祿俸所獲僅
以代耕宜減省家人謹身節用閤門晝掩鎮安關鑰家

童歛跡無出府廷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夫如是則驄馬埋輪且安高枕豈多言之可畏何衆口之能傷哉楊震為涿郡太守子孫皆蔬食步行曰使人稱為清白吏子孫誠哉斯言誓銘肌骨部內交關誠非所願儻緣切要不遑遠市衣食之外無輒交通必須依價錢歸物主分明付領書取文鈔雖云細務易涉流言勿招抑逼之詞以獲侵漁之謗若能遠希先覺遙杜未萌清介皎然吾無憂矣周生烈云食祿坐觀賊

也老子云債少易償職寡易守汝等欲仕周行深期自
卜審己量分或保微班冒寵貪榮方貽後譴但能績著
鳴絃功彰露冕足隆門閥不墜箕裘豈要榮貴方為宦
達 納采行媒咸求雅對河魴宋子勿墜清規或嫁女
從夫有資賢壻如為男求婦必在甲門無墮百代之規
以適一時之欲 告休暇景公務餘閒學以潤身必資
宏益譙周云聖人學之於天君子學之於聖又云進者
猶行也朝發而異宿矣益者其猶取菜乎勤則頃筐盈

矣家中經史不能周足但能閱市恒有賤書假如數萬
青蚨纔當一馬之直堪得數千黃卷便為百代之寶凡
人皆知市駿馬悅輕肥而莫肯市書見近識小淮南子
云家有三史無癡子可不勉歟 吾昆第七房子姪尤
衆未出一門已成三從左提右挈洎乎成長世紀云達
思愛不渝懷橘而歸遺魚諸母易衣而出詎止同胞服
有功總禮經所限情存家法勿或虧焉博徒暴客破產
傾家汝等子孫尤宜戒謹脫子姪之中頑嚚不肖公違

父叔之令輒從輕薄之徒必當斷其擲頭之指以為終身之戒寧不知虧令斷骨忍痛傷心折一指足以保一門所全者大故不隱也 夫酒者所以祀鬼神養病老冠昏之禮非酒不成賓主之歡非酒不接無容沈湎過度顛沛有虧汝等從官顧惜身名縱不能全然禁斷倍須拘檢酒氣未盡不可參預府庭面色未平不宜呵叱百姓以此為戒餘可知矣 孫叔敖為令尹一老父教之云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袁子云貧賤

願人之接己富貴忘己之接人大禹一飯十起周公一
沐三握夫接士忘疲禮賢忘倦聖賢猶且若是而况凡
庸乎 曾子云書功不過百日諺云千里面首既堪力
致何惜餘閒諸葛戒子尚憂粗拙汝輩鍾張真草之迹
念並留心陰陽卜筮之書慎毋開卷射宮觀德君子攸
宜彈琴自娛性靈取悅自餘伎術並勿經懷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女誠女儀兒女等各寫一通咸將自警女兼
輔佐君子兒亦勸獎室家中外相承夫妻並立終朝三

省每月一尋實獲我心念無違也 閭閻賤第委巷庸
兄多分嫡庶構成痛痛不念胞胎雖別骨血不殊豈可
兒結父讎子兼母妬傷心犯順所不忍言汝等幼習義
方以歸名教察天倫之重既悟同生覺流俗之非母遵
覆轍 女子七歲教以女儀讀孝經論語習行步容止
之節訓以幽閒聽從之儀禮云女子十年治絲枲織紉
觀祭祀納酒漿事人之禮此最為先十五而笄十七而
嫁既從禮制是謂成人若不微涉青編頗窺緗素粗識

古今之成敗測覽古女之得失不學牆面寧止於男通
之婦人亦無嫌也 婦人之德貴在貞靜內外之言不

出閨閫鄭衛之音尤非所習遊娛之樂無以寬懷夫若
東西家無者舊年少子幼慮遠防微家具無假於人饋
獻杜而弗納心懷廉謹外絕交通衣食斟酌量常令備足
披尋譜謀記憶親姻戚屬尊卑吉凶周至方為內範念
勗前規 諺云成家由婦破家由婦緬尋其語諒匪虛
談未有娣姒相憐而兄弟不睦娣姒相嫉而昆季雍和

者也 升堂拜母心所未通廣坐呈妻理尤不可人之
家法難易不同在於吾心以難勝易與其輕易寧可從
難

姚信

按信吳人
梁時太常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己度
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
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
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

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常多怨人而害善怨
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
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
妄舍偽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
可以宏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
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不勉哉

楊椿

字延壽華陰人北齊侍
中歸老臨行戒子孫云

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

祿卹甚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
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
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
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教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
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
聽與世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
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若在家
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

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
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
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
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
乃有十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
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諂足

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

馬援

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

言者施衿結禱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
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
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
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
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切齒州
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楊侃

按侃字士業齊侍中椿之子為後魏大都督

我家受魏恩二千石方伯不絕記清河翁約敕諸父曰
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
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與世家作婚姻吾今日不為貧賤
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
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張奐

字然明熒煌人漢靈帝太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

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燉煌
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
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
恂者恭謙之貌也聖賢難知且自以汝賢父為師汝父
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
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
甲謗我李乙恚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石奮責子言

奮趙人漢九卿子內史慶醉八里門
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肉袒請罪不

許舉宗及兄
建肉袒奮曰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

邴吉

字少卿魯國人漢孝宣丞相子顯嗣爵顯為
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齊衣

吉大
怒曰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辛毗郤子言

字佐治陽翟人魏衛尉明帝任劉放
孫資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今孫劉

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
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而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命也所為害之休大夫猶然公而從其高噴服

也入古非也所為害之休大夫猶然公而從其高噴服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錄卷四

宋 劉清之 撰

陶潛命子詩疏

字元亮晉彭澤令命子詩及與子儼等疏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世歷重光御龍勤夏豕
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
于林幽人在邱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
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劔風邁顯茲武功書誓河山
啓土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羣

川載道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宥在我中晉業融
長沙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
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
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
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
之罪無復其急我誠念哉呱聞雨泣卜云嘉日占亦良
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
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

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
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
才亦已焉哉 疏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
自古聖賢誰獨能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
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
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
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是義皇上人意淺識
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
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
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
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
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川
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
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爾心尚之汝其
慎哉吾復何言

杜甫示子詩

字子美京兆人唐
拾遺示子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

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
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愈

字退之昌黎人唐吏部侍郎子符讀書城南以示之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
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
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
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
張清溝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

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
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寶費用
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
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
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苗畝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
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
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
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思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盧仝寄子詩

唐逸人詩
寄男抱孫

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麤殺且喜見汝手尚
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
村學生麤氣強叫吼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
疑誤輒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小時無大
傷習性防已後莫惱添丁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
赫赤日裏走

賀敦謂子言

隋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終
呼子弼謂曰按敦複姓賀若世居

漢北為周中州刺史即被害事見北史此標賀姓
疑有脫字注云隋亦誤也弼字輔臣任隋以平陳

功封宋國

公見隋書

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

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韋世康與子弟書

京兆人隋司會中大夫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李勣

唐人以疾謂弟弼曰

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悉為不肖

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房彥謙與子言

字孝冲清河人隋長葛令居官得祿周卹親友謂子元齡曰

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杜牧寄兄子詩

字牧之樊川人唐中書舍人冬至日寄兄子阿宜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遠四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

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
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
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
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己二十能文章仕官至公相致君
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劔珮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
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
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
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

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
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爾藏崔昭生
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
死餓凍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勅一語不中治
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
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歡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
我池塘我苦自潦倒看汝爭翱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
可忘

大雅 顏延之庭誥

字延年琅琊人宋武帝臣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

也

按庭誥有二

篇此節錄其第一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末聞誥爾在庭情有公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之先生垂戒長老餘論雖器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植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備足遺

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
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能立悌夫和之不備或
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
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
譽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
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
若不能遺聲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大
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

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
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缺之望豈悟
已掛有識之裁入修家之戒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
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
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
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

竊議以迷寡聞妲

按妲字
疑誤

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

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
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夫偶厲如深夜撤燭銜
聲如氣腴臞按本集作腴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
日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誅為

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豈
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愈高忿言懟議愈下
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常人之情不
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卒除之豈不可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

薄之人非可以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

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

大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

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

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 蠶溫農飽

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願庀其

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

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
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
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
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
其欲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
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
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無謂野

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

成差品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若能服溫厚而知穿
弊之苦明周之德厭茲旨而識寡嘆之急仁恕之功豈
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
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眇末猶偏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
得而人心塞矣 扞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詭適坐
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

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
意使言必諍慝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
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
斷而已哉必使猜怨賢愚則嘖笑入戾耽愛犬馬則步
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
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
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

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
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
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
以相終 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遂膏者幾既膏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
發其唯善成乎 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
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
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中和矣 善施者唯發自人心

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

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

按本集作愛誤

如杜林亦可

與言交矣

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

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

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

不禁自止

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

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

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協沴亦猶生有好醜

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
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邁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
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
為害則燻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
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
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
昏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

道多而於義寡矣。夫嫌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能棄，慕之弊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頌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性分按本集作作介設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信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

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
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嘖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

也不唯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
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蠲憂患
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
怨浮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
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邱
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

友金石可敝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篚然後
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 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
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
情榮鄙又開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
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
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縣企不萌所謂賢鄙處
宜華野同泰 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
慕厚賞有惜者以理會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

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慙慙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譽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摺歎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靈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 觀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

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誇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
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
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
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
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
自懲人將自止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
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
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

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
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
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
道為人心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
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
賤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
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也凡養生之具豈聞定

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
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歎量腹而炊豐家餘食
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况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
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歡席

按本集
作業席

三

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 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
量渾四極而幹五緯天道宏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
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
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
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
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 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
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
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邱壤回遑顧
慕惟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
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
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緊斯密若通此
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懷所撰述略布衆
條若備舉情見顧未畫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
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劉禹錫名子說

字夢得中山人唐夔州刺史
名二子說又留海曹師等詩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
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允字
信臣次曰廙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大小咸

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
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
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
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乎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
偕曰臣之終也 萬物有醜好各各一姿分唯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發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邇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魏收枕中篇

字伯起鉅鹿人北齊史官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云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按北史作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

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鳴
乎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
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
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處或出不常其
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
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勳
名共山河同久志業於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
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

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弟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邱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

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

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

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

貽燕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

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

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

按徑廷北史作徑挺

均不可解疑為勁挺之訛

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

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

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
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
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鄰幾三月
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篋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
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
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
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
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

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挾在家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
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
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器留後
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中樞龜鏡

蘇瓌

字昌容雍州人唐中宗宰相以
子顛有宰相器暇日逡巡舉二

十七事豫戒之及顛相密以
示宋璟請號中樞龜鏡云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萬物之司命居司命之位

苟不以道應命翱翔自處上則阻天地之交泰中則絕性命之至理下則阻生物之阜植苟安一日是稽陰誅况久之乎 臨大事斷大議正道以當之若不能即速退中樞之地非偷安之所 平心以應物無生妄慮似覺非正則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 敷奏宜直勿婉應對無常速機可以回小事沉機可以成大計 同列之間隨器以應之則彼自容矣容則自峻其道以示之無令庸者其來浼我也賢者親而狎之無過狎而失敬

則事無不舉矣 舉一官一職一將一帥須其材德者

聽衆議以命之公是非即無爽矣 人不可盡賢盡愚

汝惟器之 與正人言則其道堅實而不渝材人可以

責成辦事辦事不可與議與之議則失根本歸權道也

審姦吏辭煩而忘親者去之 宗儒則篤敬侈靡之

風不作不作則平和平和則自臻理道矣 刺史縣令

久次以居之不能者立除之無奸柄施恩交馳道路既

失為官之意受弊者隨之矣 欲庶而富在乎久安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佐理在乎謹守制度俾邊將嚴
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務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
古者用刑輕中重之三典各有攸處方今為政之道
在乎中典謹而守之無為人之所貳 無請數赦以開
倖門 勿畏強禦而損制度 教令少而確守之則民
情膠固矣 毋太剛以臨人事慮不盡臣不密則失身
非所議者勿與之言 勤思慮不以小事而忽機管
財無多蓄計有三年之用外散之親族多蓄甚害義令

人心不寧不寧則理事不當矣 清身檢下無使邪隙
微開而貨流於外矣 遠妻族無使揚私於外仍須先
自戒謹檢子弟無令開戶牖毋以親屬撓有司一挾私
則無以提綱在上矣 子弟壻居官隨器自任調之勿
過其器而居人之右 子弟車馬服用無令越衆則保
家則能治國 居第在乎潔不在華無令稍過以荒厥
心



夫道本乎無不為華無今計數以名其
入之古 千弟東馬祖用無今後果值於
存工矣 千弟都武官廟器自刊臨之也
自其道無千弟無今關口離母以時當其後居一姓其
幾開而計其代矣 數其於無對其味於水以能夫
入心不寧不寧限數當不當矣 青長錄不無野澤則

騰錄監生臣朱起鳳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0068